

靈壽縣志 目錄

康熙乙丑重修

卷之一

地理志

沿革 縣城 分野 山川 風俗
古蹟 社里 陳市 紀事 方音

卷之二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學宮 壇廟
官舍 關梁 丘墓

卷之三

祀典志

秋祀 羣祀

災祥志

物產志

卷之四

田賦志

卷之五

田賦志

卷之六

官制志

縣志

縣志

卷之七

人物志

縣志

縣志

列女

卷之八

選舉志

卷之九

藝文志

上

卷之十

藝文志

下

卷之末

附錄

條陳

志議

靈壽縣志卷之十

康熙乙丑重修

藝文志下

舊志載樂毅報燕惠王書韓維請虛東向之位疏今以其久見正史俱不載

蘭臺奏疏

馬從聘著凡二卷今采三篇錄於左其餘有議論關係天下大事而不及全載者摘錄附於篇末

乞復用人舊制疏

題爲士氣消磨日甚世風淪壞堪憂懇祈聖明深維遠慮修復用人舊制以勵臣工以回泰運事竊以自古君雖神聖不能獨運而成功則用人爲之先矣况九卿股肱之任臺諫耳目之可用人之中尤爲重要進退消長之間關治亂興衰之數不可爽也故必九列無虛位而後濟濟師師爭効靖共之誼一有不法納言者得持文墨以議其後矣亦必科道有常

員而後舉。謂各輪匡渠之忠一有不當秉衡者得據先
實以議。矣夫如是故賢姦易判用舍不淆朝無倖位之
夫野。良之嘆斯端拱之化成而無爲之理得也乃今日
之用。則有不然者卿貳十五虛席部院強半代庖員且不
充。美暇擇此在平居無事已非所以昭明良之盛隆喜起
之風一旦國家有事求可爲排難解紛持危定傾者果誰其
人哉有如昨歲兵部侍郎邢玠不先補任東事告急經畧需
人廷臣寥寥數員恐亦難其任矣故與其拊髀於臨時孰若
儲材於平日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員缺之補何可緩也至
於科道秩固清華責亦艱鉅非訓人人皆可勝任者今見在

者不與其出何以昭勸懲之公應選者不與其入何以盡英
賢之用惟勸懲不行也將譏彈得憑其胸臆而國是愈淆惟
英賢不錄也將臺諫祇取爲具員而忠讜日遠此理勢之必
然而朕兆之已見者無論非朝廷建官之意恐於皇上求省
煩言息議論之心亦甚拂矣况臺臣職主糾察東西南北惟
其所使有如昨歲御史陳效不先補任驟承欽命選使監軍
卽欲那借別差安得朝令而夕行也故與停取而任其消磨
孰若精取而嚴其殿最皇上念及於此則科道員缺之補何
可緩也夫股肱不可缺耳目不可廢黜陟不可不行賢愚不
可同滯事理易見功效相違以皇上聰明聖知夫豈無辨於

此乃諸臣勸之益力皇上持之益堅其故果安在耶意者以
卿貳高爵重祿未肯輕以與人故苟可兼攝不必於備員也
又以其是沽者取譽逆耳厭聞故難其進退以示裁抑也臣
嘗以爲不然蓋爵祿名譽人主鼓舞豪傑之術也爲上懸爵
祿以俟士故拔材抱德之英咸思附以月之末光建鼎鉉之
大業而國家方賴其一臂之用有如上愛其爵祿則下愛其
所學將寄跡於考槃輟光於衡泌士高嘉遯之節朝貽播棄
之無不信仁賢譴與共理雖有爵祿將焉用之且臣下惟恐
好名之不真耳夫責難陳善名曰恭敬排姦斥佞名曰忠直
使人能皆能好名以堯舜事其君而竊附於恭敬忠直之義

顧不休歟不然獻諫希榮黨邪伐正此不好名之尤者也國
家亦安所賴於是臣而用之二者相提而論孰得孰失孰僞
孰真宜有分矣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科道之補又何可緩
也臣抱此懇誠久思獻納第恐言詞拙訥不能感動聖衷故
遲回至今竊見人才日益凋耗議論日益繁滯不勝杞憂冒
昧進言以干天聽伏祈皇上廣求端亮之賢盡補卿貳之缺
而以糾彈付之納言慎選忠直之士用實臺省之員而以進
退付之公論蓋皇上深居穆清臣下臧否其勢不能盡知若
夫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愛惜人才以共維國是宰相蓋與有
責也皇上職要惟爲天下擇一相而已倘員缺不補考課不

行用會供其好惡賢愚聽其消長將使爵祿不足勸名譽不足
足於人而僥倖之風士無砥礪之氣而人心世道竊莫知所
終也伏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懇切悚慄之至奉聖旨吏
部知道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按公此疏最切萬厯年間病根

議并河漕設巡撫疏

題爲河漕分督未便巡撫兼攝非宜懇祈聖明順時更制以
利轉輸以安重地事臣惟國家倚漕河以轉運設督撫以保
釐均重任也顧官有宜合而不宜分者分之適以滋掣肘之
患有宜分而不宜合者合之適以貽取戾之憂語曰惡之不

調更絃可彈車之或蹇易輪乃安處今日之時勢而思以拯
救之亦更弦易輪之會也臣試爲皇上詳言之自國初文皇
定都於燕始命平江鑿渠淮浦灌輸京師厥任甚專嗣是以
功臣子孫長於統綈之間不可獨任方命都御史王竑出總
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
行視圖方畧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猶旋設旋罷而總河
專設期自尚書潘季馴始矣迄今十有餘載河道顧日以不
治其故何也蓋治河猶禦夷也帝王之於夷狄每治之以不
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
而已自總漕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恒恥績效之未彰每

懷尸位素餐之懼興作無當可惜帑金之妄費祇貽畫蛇添
足之譏臣任總河二臣或築堤壩以障淮流或鑿性義以
分河勢臣費冒功言之可恨至於今日其患又異是矣一柄
兩持臣才力生謀惡不出於己功惟恐歸於人或此有所欺
陳在彼多方以撓其議或彼有所規畫在此百計以阻其成
其事已成冰炭之形屬僚漸分左右之視金錢空擲輪輓益
艱詎厲目形於封章禍害乃遺之國家矣然則何如漕河歸
一之爲便也蓋漕以河行河爲漕設名本相因事亦相涉若
徇其人而兼理之將委任既專事權斯一當局無越俎之嫌
旁觀免築舍之議其便一也號令不分奉行無二杜諸司承

望之私語大臣紛爭之際其便二也漕爲專職河爲兼官居
值但機所可以疏通遇患方乘暇日以巡視絕徼功之念省
糜費之端其便三也夫以不便如彼而其便如此亦何事拘
束故常而不爲一議兼任耶然此亦有說焉蓋總督漕運至
爲煩瑣而又加以巡撫之任一人之身百責攸萃拮据尚難
兼何暇出其餘力以治河耶嘗考先年倭寇侵犯維揚曾從
御史馮斯臧之請專設巡撫於揚州後因倭寇寢息復歸併
漕撫初猶駐劄揚州後遂漸移淮安而海防始日弛矣今島
夷迭舉海氛甚惡顧茲維揚繫陵京之屏蔽當漕運之咽喉
商貨萃聚積素垂涎倘揚帆內指此中實爲首犯之衝恐非

總計之經略可遙制而坐策者今議漕河既併有難槩責以
巡撫者漕河專設巡撫一員令駐劄揚州或通泰之間使之
整飭兵馬訓練軍實專爲戰守之圖期建安攘之績查昔年
源設巡撫衙門見在揚州稍加修整即可駐劄無煩創建其
勢又甚便也或者謂漕臣必籍巡撫之權方可行漕運之事
不知漕臣統轄七省其巡撫所屬者僅江北四郡耳其他湖
湘吳越之間宋梁幽薊之地固撫治所不及者漕令何嘗有
不行耶況穿渠轉餉以裕萬年之積貯者河漕之任也事相
關也開府建牙以圖一鎮之奠安者巡撫之任也權不相涉
也今一換置之間而實不啻設費不重加政體人情俱爲全

利亦何憚而不爲之臣非不知循然可以無過易置未免招
嫌第恐擊河漕之決裂已甚武備之積衰可憂不得已而爲
是曲突徙薪之議若失今不圖一旦患生巨測圖之其有及
乎如蒙皇止不以臣言爲過計祈勅下該部速議施行國計
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萬
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發公度有摘陳漕政一疏內云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
節黃河之塞止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
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設如襄鎮額夫一千二百五
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

十四里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爲多寡白
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卽率前項夫役
於灘腹所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
變爲數中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
爲東水淤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卽
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東水
淤沙者果遂能淤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淤於此復停於
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爲河身矣此與載土實
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自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
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

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蒙勅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
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卽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
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
爲患者臣不信也蓋公議治河不滿於潘公以水刷沙之
論云

中官不宜干撓鹽政疏

題爲中官漸干鹽政微臣竊抱杞憂謹瀝血誠冀回睿慮以
杜亂萌以保泰運事項田應璧本以錢虜汚流受人僱倩僞
指積鹽誑上實乃朋比營私皇上未暇詳察遽允所奏徑遣
少監魯保前來兩淮變價解進風聞傳播遠邇交駭在廷臣

工合詞執奏人情如此事理可知况臣待罪淮巖驚憂更切
隨已核實奏報恐尚未徹宸聰臣仰窺聖意或者謂積鹽既
係沒官何妨變價魯保情自願往尤易責成雖多叅駁之章
恐爲過激之論以故執之甚確行之不疑果如所云是於諸
奸欺誑之情國家理亂之故似猶未盡洞然者臣前皇遽疏
陳又且剖陳未悉聖心難格固所宜然謹罄愚忠再干天聽
夫鹽者民利之所在也鹽課者國用之所需也惟利切於民
故競趨之孔實多惟用關於國故經理之法甚備如兩淮三
十場各有場官矣又爲設司官以分理之每十場各有分司
矣又爲設都運司以統理之運使官階三品秩等叅藩稱貴